

# 国内外医药行业领域的战略竞争——基于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分析

付琳琳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地缘政治格局紧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多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受到颇多牵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快速进步、逐渐崛起，美国原有对华认知改变，各类制裁措施不断加码，由此中美间市场竞争演化为战略竞争。中美医药行业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互赖关系的倾斜在战略竞争阶段成为导火索，美国对中国医药行业实施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对于中美医药领域的战略竞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战略竞争；网络化制裁；中间品贸易；医药行业

**DOI：**10.69979/3029-2700.26.01.078

## 引言

早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就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随后美国更是希望以“脱钩断链”的方式重塑GVC网络，巩固自身霸权地位，遏制中国的崛起。在2021年2月，美国签署《美国供应链》行政令，要求对美国供应链全面评估，识别风险与脆弱性；同年6月，美国发布《构建韧性供应链、复兴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广泛增长——基于14017号行政命令的百日评估》，报告识别了美国最为重要的供应链涉及产品，其中包括活性药物成分。

在医药行业，中国作为崛起国引起了霸权国美国的警惕甚至制裁。随着中国发展潜力不断增大，中美进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国家间密切的互赖关系反而成为国家间矛盾的导火索（高程和部彦君，2021）。以安全为理由将不对称互赖关系作为武器是美国的对外政策，由此美国对华采取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实施选择性“脱钩”战略，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任琳和孙振民，2021）。随着网络结构的强化，霸权国对贸易互赖关系武器化的效力增强（Stacie等，2019）。

对此明析中美两国医药行业发展现状进而构建有效互动机制与模式是迫切问题。因此，本文以权力视角分析两国关系试图找到两国兼顾安全与效率的发展模式。

## 1 中美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各国建立了相互依赖关系，互赖关系的非对称形成了两个层面的四种权力，具体分类见表1。在GVC中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国掌握对其他国家的控制权，而作为拥有参与权的崛起国也可以利用价值链网络获得动议权。

表1 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权力

国家	结果层面	行为层面
霸权国	主导权	控制权
崛起国	参与权	动议权

资料来源：基于李括（2021）研究整理

### 1.1 美国医药行业发展现状——控制权弱化

基于庞大的市场及悠久的历史，美国是众多大型药企的落脚地，如瑞士的罗氏（Roche）、诺华（Novartis）及英国的葛兰素史克（GSK）。美国《制药经理人》杂志在2024年发布了排行榜榜单，其中强生公司位居榜首，加上筑美药企，排名前10的公司中美国占据半数。美国医药行业遥遥领先，是该领域霸权国并建立起网络。

但目前，美国的控制权不断弱化。关于医药市场，美媒福克斯新闻（foxnews）表示，鉴于原材料的海外采购及加工情况，新冠使得美国企业、卫生官员和患者开始担心处方药的潜在短缺问题，最大仿制药出口国印度生产所需原材料70%左右的比例依赖中国进口。

表2 2024年全球制药公司排行榜（部分）

排名	公司	总部所在地	处方药年销售额/年研发投入
1	强生(Johnson & Johnson)	美国	534.63 亿美元/148.05 亿美元
2	艾伯维(AbbVie)	美国	527.34 亿美元/70.29 亿美元

3	诺华(Novartis)	瑞士	524.73 亿美元/86.00 亿美元
4	默沙东(Merck & Co., 在北美为默克公司)	美国	508.46 亿美元/297.11 亿美元
5	罗氏(Roche)	瑞士	491.10 亿美元/147.43 亿美元
6	辉瑞(Pfizer)	美国	482.18 亿美元/106.79 亿美元
7	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	美国	443.98 亿美元/91.12 亿美元
8	阿斯利康(AstraZeneca)	英国	437.90 亿美元/102.67 亿美元
9	赛诺菲(Sanofi)	法国	408.05 亿美元/72.78 亿美元
10	葛兰素史克(GSK)	英国	367.58 亿美元/71.52 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制药经理人》杂志

## 1.2 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现状——动议权提升

在2024年全球制药公司排行榜中，中国共计有4家药企上榜，分别为云南白药（33名），中国生物制药（38名），上海医药（42名），以及恒瑞医药（48名）。

与去年相比，云南白药此前两年未上榜，此次以稳健的业绩位列第33位，是几家中国公司中排名最靠前的。中国生物制药公司连续六年上榜，2024年排名上升一位，达到了第38位。中国的医药行业发展不断崛起。

表3 2024年全球制药公司排行榜（部分）

排名	公司	总部所在地	处方药年销售额/年研发投入
33	云南白药(Yunnan Baiyao Group)	中国	55.19 亿美元/4700 万美元
38	中国生物制药(Sino Biopharmaceutical)	中国香港	44.33 亿美元/6.71 亿美元
42	上海医药集团(Shanghai Pharmaceuticals Holding)	中国	42.26 亿美元/---
48	江苏恒瑞医药(Jiangsu Hengrui Medicine)	中国	32.32 亿美元/10.93 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制药经理人》杂志

## 1.3 美对华医药行业采取价值链网络化制裁

霸权国依托霸权体系可以对国际事务、体系及其他行为体进行干预乃至控制（门洪华，2001）。即使国际权力格局变化，霸权国仍可利用网络性权力将崛起国孤立、打压并维持自身地位（王金强，2019）。通常霸权国会采取有结盟特征的管制性措施（周亚敏，2024）。集体韧性理论认为位于嵌入式网络关键节点上的国家会通过联合手段行使权力（Victor，2023）。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霸权国美国采取诸多措施保护本国安全。李括（2021）将美国围绕GVC对华措施进行分类，从双边、区域、全球逐次递进的三个维度进行区分。

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实现霸权护持是制裁方式的新发展，通过控制关键节点对其他节点采取强制，切断目标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连线。以网络结构为抓手，将竞争对手的发展和增长控制在霸权国主导范围内实现护持霸权的目标（张宇燕和冯维江，2018）。一种新型制裁方式便体现了互赖关系武器化——网络化制裁——通过阻断目标被制裁国与其他国家的网络通道，阻滞资本循环和生产活动。该方式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成本

对被制裁国造成冲击。强迫切断互赖关系以达到多边制裁效果，且制裁成本不只是霸权国担负，而是由众多节点国共同承担。由此网络化制裁的收益大于成本，因而备受霸权国青睐（米军等，2023）。

在对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医药行业，中国在美国价值链中的前向连接使美国有采取措施对中国施压的空间与可能性（吴限，2024）。美国将价值链武器化，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土化、多元化，企图构建去中国化的GVC体系，以此巩固其霸权地位维持其控制权。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感到挑战，网络化制裁的前提条件被满足（董祚壮，2021），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医药行业采取了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向活性药物成分等医药中间品加征关税，使其他药企在中国建厂的成本上升从而从中国撤出（吴限，2022）。GVC结构是网络化制裁的权力基础，立足于网络非对称互赖，美国借此切断中国与别国连接，进而实现网络化制裁。

## 2 中国医药行业应对措施

事实上，由前文的分析也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施压升级，这早已超出市场竞争范围而是成为战略竞争（吴心伯，2020）。在战略竞争局势下，高程和王

震(2020)根据崛起国对霸权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及崛起国在经济崛起进程中遭受的打压强度总结了四种崛起模式,分别是“崛起压力最大型”“非自然理性型”“冲突性最强型”“崛起压力最小型”,二者认为中国目前处于压力最大型的状态,不对称程度与打压强度都是最高的。对此,本文主要提出两点可行的应对措施。

## 2.1 坚持开放合作

中美虽然处于战略竞争,但两国并非完全进入冲突甚至敌对状态,因此寻求分庭抗礼的新建经济体系不是理智的选择。建立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合作战略是应有之义,这也是中国一些超大医药流通企业的愿景。

依托“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医药行业与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未来,中国应当坚持开放步伐,提升合作质量的同时寻找更多可能的合作伙伴。

同时,中国医药行业应打造覆盖原材料、生产、服务终端的全产业链,丰富产业价值,迎接创新药时代机遇,通过医药流通全球供应链助推中国药品走出国门。

## 2.2 提升制度权力

在与美国维持合作的同时逐步增强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权力是更具底层逻辑的周全措施。从日本崛起失败的先例中可以看到,一味妥协、自我限制会导致最终的黯然落幕,经济压舱石理论运转失效,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有学者也指出了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消解(罗振兴,2019)。无论是中国的国家实力还是医药行业的不可替代性,中国都具备一定的底气在美国对华制裁中争取自己的权益。

充分发挥中国药材原料国的优势,坚定自身立场。中国在药品供应链中占有关键位置,中国的关键原料药丰富,同时也是生物技术产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源头国,原料药产能处于世界前列。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原料药出口国,但减少出口某些发达国家的医疗系统就会难以运转,而医药行业关系民生关乎国家安全,中国在美对华制裁局势中具有一定有利筹码。

### 参考文献

- [1] 高程, 部彦君. 大国崛起中“以经稳政”的限度、空间和效力——对“经济压舱石”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 (10): 4-41+164-165.
- [2] 任琳, 孙振民. 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06): 83-109+158-159.

[3] Stacie E. Goddard, Daniel Nexon. The Dynamics of Global Power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16, Vol. 1, No. 1: 4-18.

[4] 门洪华. 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02): 178-187+208.

[5] 王金强. 知识产权保护与美国的技术霸权[J]. 国际展望, 2019, 11(04): 115-134+156-157.

[6] 周亚敏. 国家间绿色竞争、数字竞争与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4, (01): 138-170+175-176.

[7] Victor D. Collective Resilience: Deterring China's Weaponization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3, Vol. 48, No. 1: 91-124.

[8] 李括. 新冠疫情下美国霸权护持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权力与相互依赖视角的分析[J]. 国际关系研究, 2021, (01): 22-39+155.

[9] 张宇燕, 冯维江. 从“接触”到“规锁”: 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J]. 清华金融评论, 2018, (07): 24-25.

[10] 米军, 陶欢, 兰迪. 相互依赖武器化、网络结构演化和网络性权力——以半导体和国际金融网络的案例分析[J]. 当代亚太, 2023, (06): 30-60+163-164.

[11] 吴限. 突破价值链网络化制裁——企业结构性权力与中美中间品贸易[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4, (08): 69-98+156.

[12] 董柞壮. 影响力制衡: 主导国应对崛起国的关系性逻辑[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08): 106-133+158-159.

[13] 吴限. 新型网络化制裁的结构性限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 (11): 132-158+164.

[14] 吴心伯. 论中美战略竞争[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 (05): 96-130+159.

[15] 高程, 王震. 大国崛起模式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基于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比较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 (12): 4-27+155.

[16] 罗振兴. 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J]. 美国研究, 2019, 33(05): 76-102+7.

作者简介: 付琳琳(2001年-), 女, 汉族, 籍贯: 山东省泰安市, 学历: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